

行走者

崮山深处有人家

林新忠

一个周末，约了几个朋友结伴去游崮山。崮山分南崮和北崮，北崮险峻挺拔，游的人多；南崮无峰，去的人少。崮山寺在南崮，所以我们决定去南崮，更是去看崮山寺。

去南崮的路是一段坑坑洼洼的泥土路，车行起来特别费力。翻过几道低矮的山岗，下了一道陡坡，远远望去，眼前突兀立着一座孤零零的小屋，四周是一片残墙断壁。这应该是崮山寺旧址了吧！

近得前来，几根光秃秃的石柱，兀然立在残砖破瓦的废墟之中。一块被岁月磨得字迹全无的石碑，在春风里诉说着千年古刹的往事。一棵刚开花的高大杏树，已是枝叶茂盛，青杏点点。杏树旁边便是一栋没有院墙的简易平房，一只小狗安静地卧在门前台阶上，怯生生地望着我们。杏树的另一侧，两只仅有几个月的小山羊正悠闲地啃着青草。

刚在屋边站下，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从敞开的窗里探出小脑袋，瞪着一双可爱的大眼睛羞涩地看着我们。接着，从敞开的房门里风风火火地走出一位青年妇女，瞅见我们，脸上立刻漾开笑

容，爽朗地招呼我们：“爬山哪！”

一句话立马拉近了我们的距离。细看，女人三十出头，中等个子，脸庞微胖，肤色黝黑粗糙。女人热情地邀我们进屋喝水，俨然是熟识的老友。

是呀，这荒山野岭，方圆几里不见人烟，来的全是客。这时，孩子从屋里冲出来，扑到女人怀里，口里奶声奶气地喊着妈妈。我们从背包里拿出随身携带的水果、面包给孩子，孩子躲到母亲身后，睁大眼睛望着妈妈。得到妈妈应允，孩子接过一根嫩黄瓜，转身蹦蹦跳跳跑回屋里去了。看着女儿的背影，女人笑了。

女人给我们指了指上山的路，一脸歉意，说：“只是带着孩子，不然我给你们当向导！”女人毫无做作，反倒像怕怠慢了我们。朴实得像路边盛开的小花。其实，从她走出屋门的那一刻，那张质朴的脸，仿佛一直在问：我能为你做什么？

辞别了女人，我们开始登山。女人站在屋旁，望着我们。这时孩子又跑了出来，站在母亲旁边。一直趴着的小狗也来了精神，摇着尾巴绕着女人，一同望着我们远去的背影。

我们把洗好的黄瓜分一个给他。他又憨厚摆手推辞：“你们吃，我不爱吃。”他最终还是收下了。可是，他没吃，提了一桶水，对我们说：“到我家里玩一下吧！”朋友说：“改日吧，天不早了！”

为了揭开这一家人的秘密，我坚持说：“还是去坐坐吧，人家邀请了一顿，不去不好。”听我们答应去他家里坐，他憨憨地朝我们笑笑，一手提着一桶水，一手拿着我们刚给他的一根黄瓜走在前面。我们则三三两两地随他去了。

“爸爸……”远处传来了孩子稚嫩的童音。抬头看去，孩子趴在半开的窗上，小手伸向空中，向他招手。男人听见喊声，加快脚步，轻声喊：“别磕着！”

孩子好像没听见，又接着喊：“爸爸……”声音比刚才更大。男人加快了步伐，还没到窗边，就放下水桶，快步上前，伸手从窗里抱住女儿，随之将手里的黄瓜塞到孩子嘴里。孩子接过黄瓜，转脸望着他，调皮地把黄瓜塞到他嘴里。男人用嘴唇轻轻碰了碰黄瓜，说：“真好吃！”

听见动静，女人快步走出屋，站在门边望着父女俩，脸上满是温柔的笑。

男人看到了女人，便一边招呼我们进屋，一边对女人说：“快倒水给大哥、大姐喝！”

女人一边答应着，一边转向屋里，随手拿起扫帚，草草扫了扫坑洼的泥地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家里太乱，你们别介意。”

三

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简陋的小屋，一共三间，东边两间相通，一进门是农家常见的简易灶台，炊具随意摆放，各式农具凌乱地堆在墙角。东间是一铺矮炕，堆着些杂物。

推开西屋门，是主人的卧室，炕和普通人家差不多，屋里家具十分简陋，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物件，连一台普通电视机都没有。女人说，搬来这两年一直点煤油灯，拉电要十几万，他们想都不敢想。在主人家的炕头上坐下，我们聊天，原来男主人是蓬莱人，前年承包了这片离村二三十里的荒山。

男人说起这段事，女人满心委屈，埋怨道：“这鬼地方，给钱都没人包，他偏要包，真不知道咋想的。”

男人说，承包这片山，我媳妇一直不同意，是我私下签的合同。我这就人就这样，认准的事就得试试。不行再说。起初是我父亲在这儿照看，他年纪大了，不方便。于是我自己过来，她拗不过我，也就跟着上山了。虽然现在困难点，等苹果、核桃长起来，日子定会一年年好起来的！

听着这番话，我心底油然而生出敬佩。没想到，这位朴实的小伙子竟有这股魄力。交谈中得知，男人的眼睛是小时候被木棍戳伤，当年缺医少药没及时治，就失明了。

看看男人，再看看他妻子，只觉这女人身上有着农村妇女特有的淳朴、善良与美好。实在让人感慨，她当初怎么就认准了这个只有一只

四

“其实我承包这片山林，大半是冲着这座古寺来的。”

男人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：“你们肯定会觉得，如今只剩一片废墟遗迹的破庙，能有什么价值？可它自有分量。往后南崮山要是搞旅游开发，这座古寺必定会重新修缮。如今还剩几根梁柱、几块残碑，若是再不加以保护，再过几年，怕是连一点痕迹都留不下了。”

男人这番话，听得我目瞪口呆。而他接下来的一席话，更让我不得对他刮目相看。

“我刚来山里的时候，在乱石堆里寻到一块刻着‘重修隆兴寺’的古碑，我一直好好珍藏着，就等着日后古寺重修时，无偿捐献出来。”

“去年我在西沟整地、准备栽苹果树，无意间挖出了几

眼睛的男人。

没用我们追问，女人向我们道出了他们相识的经过。原来，男人初中毕业后到城里服装厂上班，勤奋肯干，很快成了业务骨干。妻子后来进厂，相处中她发现男人虽有疾，却心地善良、聪明能干、人品端正，很快便走到一起。妻子有裁缝手艺，婚后不久，两人在城里开了家服装加工店，生意挺好。真没想到，服装店经营得好好的，男人却要去承包荒山。最后女人拗不过他，就跟着上山了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女人说这话时神情复杂。是呀，条件这样苦，又不见效益，女人怎么能不担心。

不止女人心生顾虑，我想在场的男人，心底也同样藏着担忧。说实话，我也暗暗为他捏了一把汗。

许是看出了我们几人的心事，男人带着几分自嘲开口问道：“你们是不是也在心里笑话我傻？”

我没有接话。他随即抬手指向一旁的残垣断壁，又问：“你们知道这座古寺叫什么名字吗？”

我脱口答道：“崮山寺！”他轻轻摇了摇头：“不是，这是隆兴寺。”

话音落下，我们所有人都瞬间愣住。没想到我们一群读书人，反倒被一个朴实的农民问住了。

紧接着，男人向我们道出了一个深埋心底、从未对外人说起的秘密。

盏古油灯和旧瓷碗。后来我才知晓，那片地方原是高僧圆寂的墓地。我当即停下了施工，把挖出的器物全都原地回填掩埋。这些都是老祖宗留下的文物，万万不能随意挖掘破坏。”

男人缓缓诉说着自己的心事与坚守，这位平凡普通的农民形象，在我心中一点点变得高大而可敬。

天色渐晚，落日西垂。余晖漫洒山间，归鸟披着漫天霞光，在山谷间悠然盘旋飞舞。

我们乘车缓缓驶上山岗，回头远眺，只见他们一家三口，还有那只相伴的小狗，依旧静静地立在老屋旁。落日金辉温柔地笼罩在他们身上，晕开一层淡淡的柔光，宁静又动人……